

# 蒋子龙



#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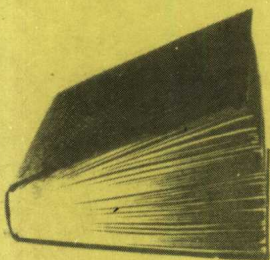
## 蒋子龙自序

这是一次收割。

付出了多少心血，收成到底怎样，哪个品种歉收，哪个品种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目了然地全堆在场院里。当初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曾是那么花花绿绿的一大片。只有收割后才能一览无余地看见土地的面目，看出自己的真相。

收割是喜悦的，也是严酷的。需要有勇气面对收割后的土地和收获。

回想我和文学的缘分，开始写作纯粹是出于对文学的即兴式的爱好，后来能成为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外力的推促——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其他的生活理想破灭后往往喜欢投奔文学，靠想象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一旦被文学收容下来，麻烦就会更多，于是人生变得丰富了。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最后被彻底地



## 第八卷

放逐到文学这个活火山岛上来。

因此，我的作品关注现实是很自然的。而现实常常并不喜欢太过于关心它的文学。于是当代文学和社会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系：文学的想象力得益于现实，又不能见容于现实。

我尝过由上边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一的滋味，也知道报纸一版接一版地批判是怎么回事，因小说引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风波。不要说有些读者会不理解，连我也本人也觉不可思议，文集的每一卷中都有相当分量的作品在发表时引起过「争议」。「争议」这两个字在当时的真正含义是被批评乃至被批判。这些批评和批判极少是艺术上的，大都从政治上找茬子，因此具有政治的威慑力，破坏作家的安全感和创作应有的平静气氛。

值得吗？从这个角度说我是个不走运的作家。是现实拖累了我？还是文学拖累了我？

# 蒋子龙文集

## 第八卷 创作笔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子龙文集/蒋子龙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4  
ISBN 7-80039-660-6

I. 蒋… II. 蒋… III. 蒋子龙—文学—作品—文集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6893 号

## 蒋子龙文集

蒋子龙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天津市兴安胶印厂印刷

850×1168 1/32 142.125 印张 356.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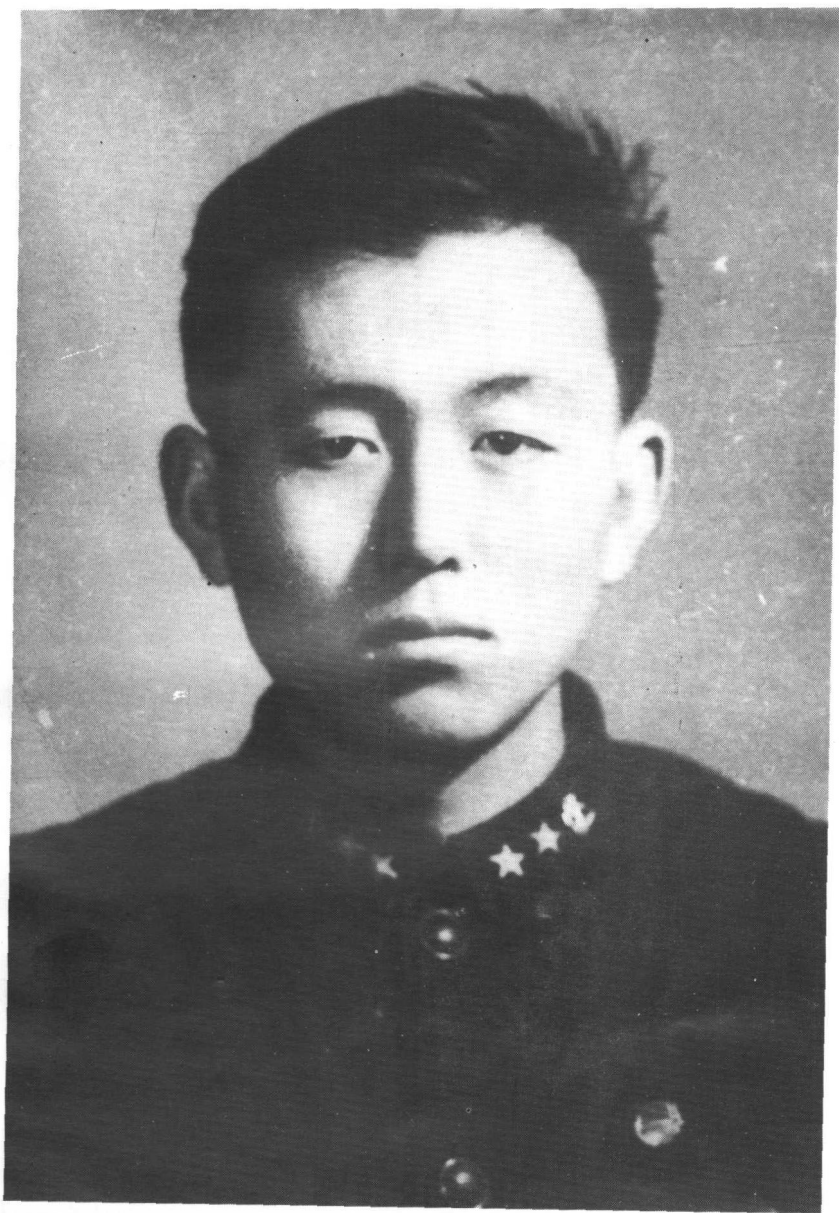
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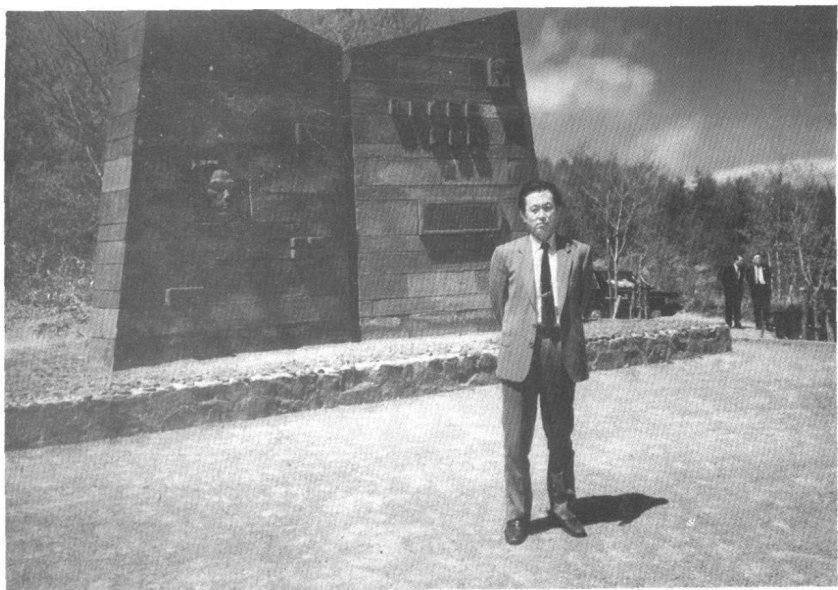
ISBN7-80039-660-6/I·476

全书定价:225.00 元(平) 400.00 元(精)



摄于1961年

MA 440  
605



1989 年在小林多喜二的碑前



1991 年为读者签字



1992年签名售书



1992年在一次授奖大会上发奖



1988 年在一次会议上发言

## 第八卷说明

这一卷是文集的作者创作的谜底。

每一部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作者的人生经历、每个时期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学主张，全收在这一卷里了。

如果读者有耐性读完这一卷，对作者和他的作品的了解，很可能比他本人对自己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

这是十几年来作者在各种情况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积累。也许写得太坦诚了，没有修饰，如同写日记，如同对朋友谈心。

但也有一部分文章写得比较清醒、理智，注意章法——这就是应朋友所嘱为别人的书写的序言。作者为人作序有几条规矩：一，只说自己感觉到的东西，不说假话。二，只说真话中属于优点的部分，不谈缺点。倘缺点很明显就给作者写一信，只谈缺点，不说优点。某作家接到信后又气又怕，担心把这种感觉写进序言，谁还会买他的书呢？可见人家请写序并不是为了挨批评的。作者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答应为人写序的，既答应了就要知趣，不扫人家兴。三，倘若对求序者的书实在无话可说，就“环顾左右而言他”，写上一点自己的文学观点去交帐。

蒋子龙

1994年2月18日



## 目 录

第八卷说明 ..... 作者 (1)

### 现代生活需要随笔

- 路，弯弯曲曲..... (3)
-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 ..... (10)
- 《蒋子龙文集》缀语..... (17)
- 回顾 ..... (29)
- 要不断地超过自己 ..... (34)
- 希望少一点遗憾 ..... (43)
- 《拜年》小序..... (45)
- “重返工业题材”杂议..... (48)
- 通信论《蛇神》 ..... (54)
- 现代生活需要随笔 ..... (59)
- 从一段往事谈起 ..... (62)
- 小集小引 ..... (67)

### 探索心灵的天地

- “悲歌”之余..... (73)
- 著书不为丹铅误 ..... (78)

## 目 录

《收审记》补缀	(81)
找到“流泻”的形式	(85)
流向何方	(87)
悲剧的强大	(90)
阴阳枕	(94)
死的幽默	(97)
走出碉堡	(99)
以男人形象闻名于世的女人	(101)
找到人物	(104)
全色终比单色强	(106)
探索心灵的天地	(108)
《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	(112)
关于《乔厂长上任记》的通讯	(121)
生活和理想	(125)
写给厂长同志们	(130)
为“创业者”讴歌	(133)
致《读书》编辑部	(137)
关于“日记”的断想	(141)
谁的心里不鸣奏着生活的交响曲	(145)
“雷达站”及其他	(152)
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	(158)
作品的形式和生活的节奏	(172)
加速文学脉搏的跳动	(177)
“第一”何其难	(180)
曾走过的一段路	(184)
第一篇小说	(188)
《不惑文谈》后记	(191)
等待自己	(195)

## 创作的内功和外功

文学的现实品格·····	(203)
通俗的魔力·····	(208)
寂寞中的文学造句运动·····	(211)
苏联解体带给文学的思索·····	(214)
中国当代产业文学散论·····	(224)
面对当代·····	(229)
无题·····	(234)
黄河之水天上来·····	(239)
自由的生命是真诚·····	(242)
书的征服·····	(246)
小说杂谈·····	(249)
杂记三篇·····	(264)
时代召唤文学·····	(274)
人物·情绪·语言·····	(284)
大地和天空·····	(290)
切忌假大空·····	(295)
思想就是力量·····	(300)
领奖词·····	(303)
谈“人”·····	(305)
小说的灵魂在哪里?·····	(314)
从“劝业场的酱牛肉”说起·····	(328)
范旭东和《资本论》·····	(332)
文学——是电影的血液·····	(335)
电影改编之我见·····	(339)
庐山的冲击波·····	(344)

## 目 录

---

- 创作的内功和外功····· (346)
- 关于“微型”的思索····· (365)
- 小说小说····· (367)
- 艺术是走投无路者之路····· (370)
- 谈“分寸”····· (372)

### 不绝不为艺术

- 陈国凯的小说天地····· (377)
- 世界和人····· (383)
- 美哉，钟馗····· (391)
- 不“绝”不为艺术····· (396)
- 评《鼠精》····· (401)
- “土”又何妨····· (408)
- 和现实相会····· (411)
- 致王英琦····· (415)
- 好一座白门楼····· (417)
- 艺术的本质是情感····· (420)
- 读《失落在河谷的爱》札记····· (422)
- 他走进了自己的部落····· (431)
- 八八开岁寄语····· (437)
- 推荐《酒殇》····· (441)
- 清新、质朴····· (443)
- 同题不同义····· (445)
- 生活的诗····· (447)
- 致蒋和森的信····· (451)
- 从兵团到文坛····· (456)

## 有真性情方有真文章

追踪任殷·····	(467)
琴瑟和鸣·····	(473)
自信的《盐诗咸韵》·····	(478)
有真性情方有真文章·····	(482)
方方面面·····	(489)
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文学·····	(494)
耦合的优势·····	(497)
流淌感觉·····	(500)
我的散文观·····	(502)
《城市人小说三人集》序·····	(504)
情感的催动·····	(506)
人是中心·····	(509)
激情——创造的灵魂·····	(512)
善良的歌·····	(515)
权当稿签·····	(524)
文学给你魅力·····	(526)
尽量不输掉自己的挑战·····	(528)
文坛漫话·····	(534)
找到自己写作的位置·····	(543)
关于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550)
理解生活，才能表现生活·····	(564)
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来·····	(571)
漫谈小说中的人物塑造·····	(576)
投身创业者的行列·····	(581)
跟历史一同前进·····	(584)
创作谈·····	(5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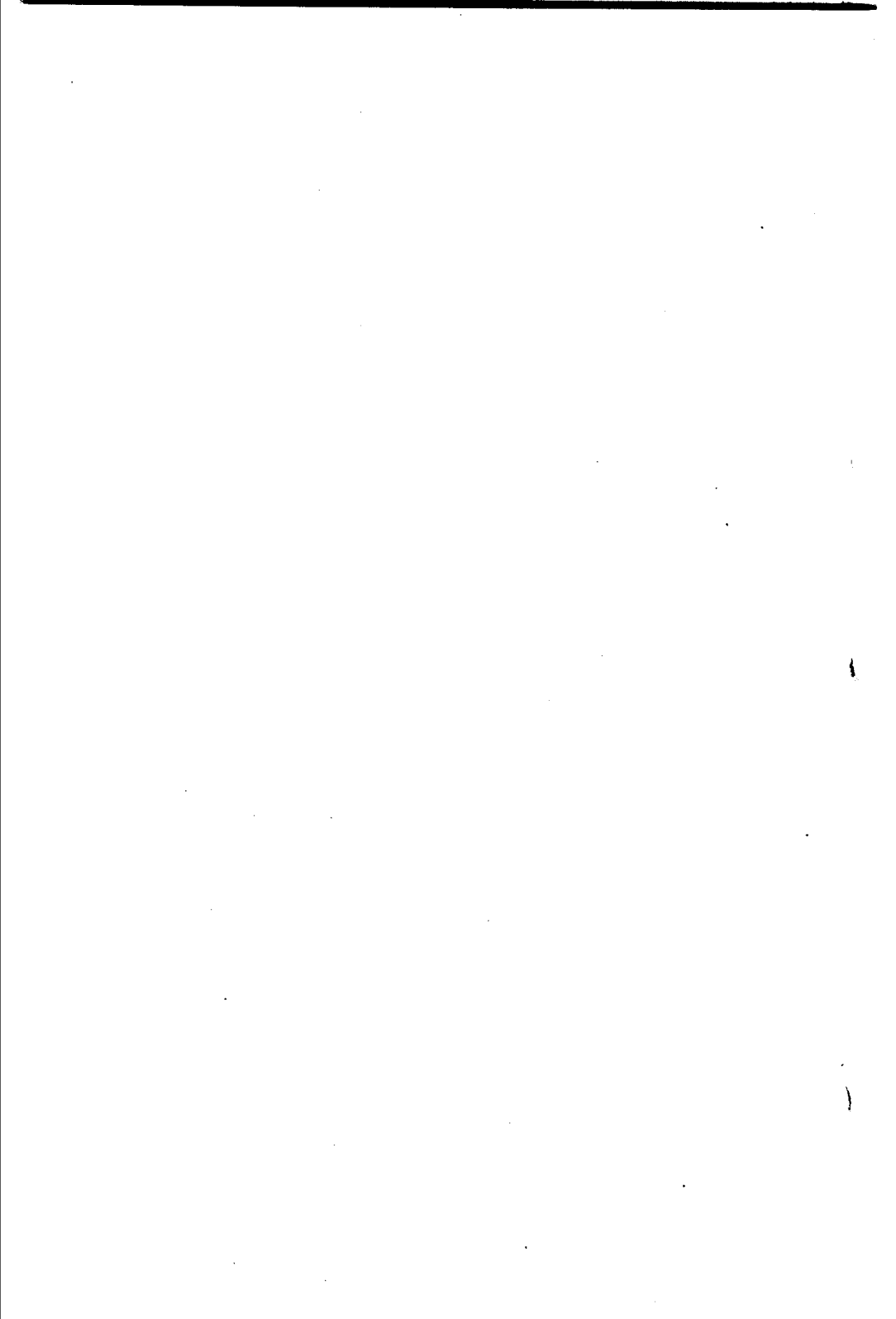
目 录

---

附录：

蒋子龙著作目录索引..... (611)

# 现代生活需要随笔





## 路，弯弯曲曲

路——总是又远又长，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愈加离奇和曲折。这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幸运，还是由于灾难？是出于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可实在没有意识到。

豆店村距离沧州城只不过二十五里路，在我幼年的心里那好像是二万五千里，只有具备孙悟空的本领才能进得城去。我的“星期天”和“节日”就是跟着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赶一次集，那就如同进一次沧州城。据说城里是天天赶集的。我看的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那些“能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讲的活灵活现，阴森可怖，仿佛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晚上听完故事，连撒尿都不敢出门。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能能人”，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门都不会没有人敬烟敬茶。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我跑了十二里路来到铁道边，看着这比故事中能盘山绕岭的巨蟒更为神奇的铁蟒，在眼前隆隆驰过，真是大开眼界，在铁道边上流连忘返。以后又听说夜里看火车更为壮观，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比妖精的眼睛还要亮。于是